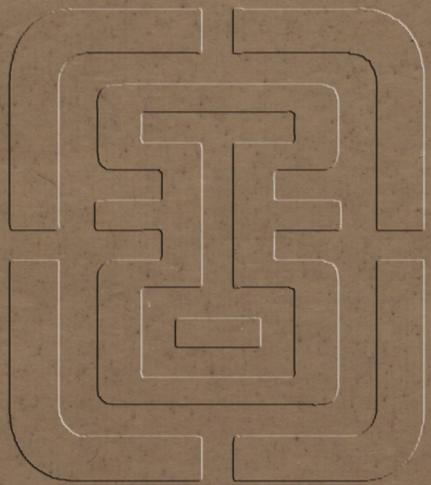




二五八

史/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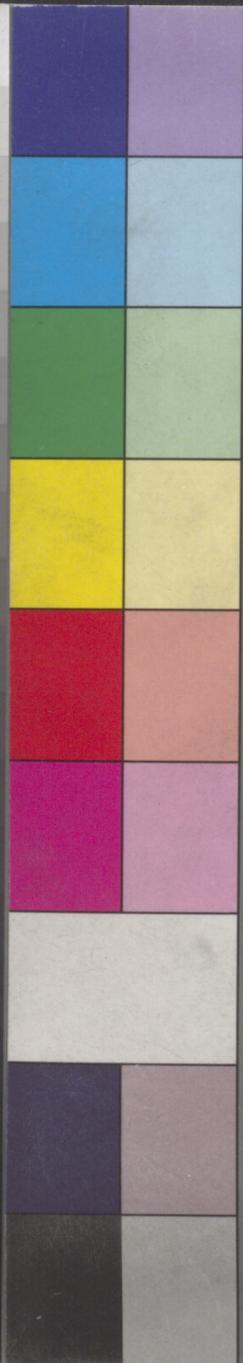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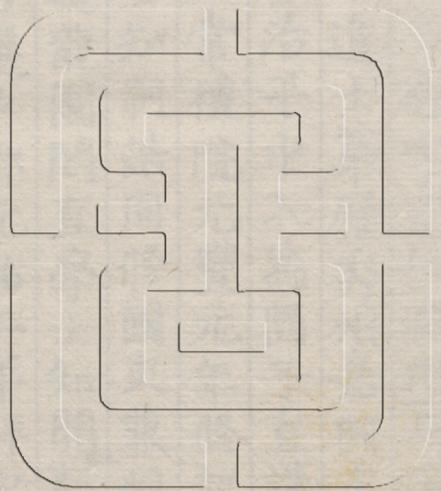
三朝名臣言行錄

七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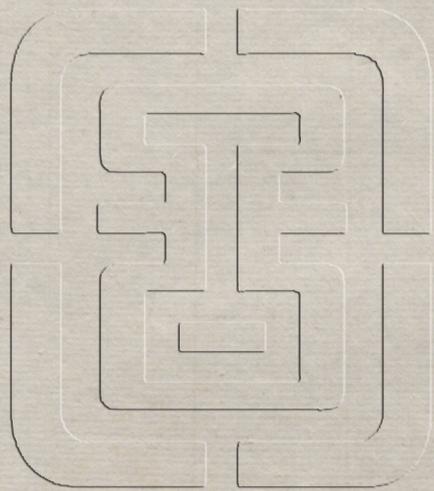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之二

尚書左丞王公

公名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慶曆六年
中進士第歷秀州嘉興主簿越州上虞
令治平中入爲國子直講館閣校勘知
太常禮院元豐元年修起居注以右正
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五年
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改兵部尚
書遷戶部元祐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
丞明年遷左丞出知蔡州徙揚州復召



為吏部尚書乞出知杭州紹聖初致仕
建中靖國元年薨年七十九

公少有立志雖為小官修潔自重首為歐陽
文忠公所知治平中呂正獻公判國子監
薦為直講又用趙康靖公薦召試擢祕書
省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校集賢院書籍

曾子

開撰墓誌

公故為王文公所厚是時文公執政數引公
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嘗召見便殿其言無
所附麗累上書陳時事因及大臣皆人所

難言者神宗察公忠實無黨鄉意用之

墓誌

公在館十年不少貶以干澤及為上所識
擢益自感勵初修起居注即乞復唐正觀
起居郎舍人職事執筆隨宰相入殿上
聽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便殿而欲奏
事必稟中書俟旨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
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為令自公始

墓誌也

官制行上九御名用人公因請自熙寧以來

有緣議論得臯或註誤被斥而情實納忠
非有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

上意自是收拔者甚衆其補助將順類如
此又嘗論赦令出 上恩公臯異私慝而
比歲議灋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去官原
減官司謁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
杜絕皆非便稍更其灋執政見之不悅而

上察其誠不以爲忤也

墓誌

公在政府遇事必爭韓維罷門下侍郎連章
論採且曰去一人天下失望忠黨沮氣讒

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
王覲不當罷諫官自公在兵部時太僕寺
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公言如此
官制壞矣 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
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灋及
執政又有建罷教畿內保甲者公復言今
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爲國家
根本長久之計且 先帝不憚艱難而爲
之旣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時四方奏
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

矜恕却之公言此 祖宗制也且有司援
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又言比
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 先帝黜
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比幾十年水官
議還故道二三大臣力佐佑之公言故道
已高水性趣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累章
力爭卒輟其役公既中立自信不為詭隨
一時公議翕然歸之然亦卒以是去蔡確
賦詩安州吳處厚者上之以為怨訕諫官
交章請行誅竄公與范丞相純仁或顯言

或密疏最後留身簾前合力固爭以為不
可確貶又謂不宜置之死地既而確再貶
新州公與范丞相皆罷初公在熙寧中論
事已為范丞相所推及偕執政趣又多合
已而俱罷天下稱之然公與人不苟相比
前論不當罷教畿內保甲者乃范丞相所
建也始自兵部尚書遷戶部奉山陵有勞
確乘間復徙公兵部而公志在體國不以
怒遷士大夫益知公賢

墓誌

復召為吏部尚書遷太中大夫公春秋寔高

志氣益壯時在廷朋黨之論稍熾公入對
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
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曆中或指
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朋黨賴仁
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亦
願陛下察之繇是復與任事者不合請
老不許即求補外墓誌
公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
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
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

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耄歷事
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與人交久而益親視孤藐流落者恩意尤
篤少時師事潁川陳浚浚死無子公貴求
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其自奉
甚約而喜厚賓客楊潤相去一水公守楊
時援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乃出賜錢
五十萬賙給閭里又具牛酒會父老數百
人親與酬酢皆歡醉而去鄉黨以爲羨談
嘗悼近世學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

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如古
灋公唯一兄蚤世事寡嫂甚謹拊其子如
已出又官其二孫退居丹陽且十年不以
一毫擾人既歿鄉人哭之皆哀而四方有
識之士又為朝廷惜也

墓誌

十一之三

丞相蘇公

公名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後徙潤州
丹徒中進士第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
寧縣南京留守推官皇祐五年召試除
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
書籍出知潁州提點府界縣鎮公事淮
南轉運使神宗即位召脩起居注擢
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罷歸班
出知婺州應天府召判三班院復出

杭州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降知濠州徙
滄州召判尚書吏部元祐初授刑部尚
書遷吏部兼侍講改翰林學士承旨五
年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八年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揚
州改中太一宮使紹聖四年以太子少
師致仕徽宗初遷太子太保建中靖
國元年薨年八十二

知江寧府江寧縣事建業承李氏後版籍賦
輿皆無法制每有發歛府移追擾吏係縲

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
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
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
汝家尚有某丁某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
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又為剗革蠹弊
更設條教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為法它日
諸令長造門領縣民拜廷下謝曰此曹獲
免追逮皆公之賜也民有忿爭者至誠喻
以鄉黨宜相親善意若以小忿而失歡心
一旦緩急將何賴焉往往謝去或至半道

思公言而歸縣以大治時監司王鼎王綽
楊紘皆於部吏少許可及觀公施設則曰
非吾所及也

鄒侍郎
撰行狀

為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公一以府政委
之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脩不復
省矣杜祁公老居睢陽一見公深器之每
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
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
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施設
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

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
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
退居略相似焉

狀行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
以勸厲風俗知公父次儒館不干榮利屢
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
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

君子矣

狀行

公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為巡檢
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能使

民不為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
虧官佐有罰今良民罹剽劫之害而親民
官獨不任責可乎狀行

神宗自在藩邸聞公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
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
州兵叩門欲入拯公不為動閉門堅卧如
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
有變拯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
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可
用及使淮南入辭勞問甚寵曾內翰撰墓誌

公在審刑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
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
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
刑為徒隸恐汚辱衣冠耳其人則無足矜
也仲宣繇此得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命

官無杖黥者

墓誌○又行狀云張仲宣坐枉法

黥隸海島公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而情有輕有重上愕然曰枉法豈復有輕者公曰希輔知台州受賂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則以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無甚利士人憚與作遂以金八兩求仲宣不

差官比較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耳故枉法為輕餘同

上方勵精為治急於人材大臣薦秀州判官

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
制誥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著任
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
頭不草制詔再下公公言 祖宗朝天下
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 真宗以
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
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稱旨便授
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
致也疏入手詔召公對 上引近詔舉臺
官不拘官職高下爲言且曰格命久將得

罪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召諭遂變前
言則是懷姦固位此尤 陛下所當罪也
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爲選人設文時敏
求前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
後特以付公固執不行迺與大臨俱罷歸
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爲中寢公以守職不
回紂人望益重賓客滿門日奉朝請雖風
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檐石不充無愠色

墓誌○又行狀云公既歸班執政或喻公請外官開
局公曰方以罪謫敢求自便乎○又元城談錄云天
下以爲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而乃天道
也此道未嘗廢頤所在如何爾如唐虞三代與吾

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尊畏恥為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歸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為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定召見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容相繼封還更奏覆下至于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齊太史書崔杼殺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脩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

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太夫人
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
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眾以謂誠

孝所感狀行

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
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為譙縣簿謂大人
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為一
豪婦人所給公為賢子不可不白但諭醫
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祖父
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
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
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談訓

九年以吳越荐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一日燕有美堂聞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喻兵官捕首領十數輩械送獄中逮夜會散而坐

客不知也

行狀

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之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

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 上曰虜自耶律德光至今何止百年公曰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誓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正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夷狄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 上深然之

行狀

祖父尹開封頗嚴鞭扑以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亳穎卧治之比談訓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盜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為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為邑上殿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 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

免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已者告捕而變主
匿名本不足深過而先帝猶恐長告訐
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
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
賞以勸告訐者此當時小人所為非先
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東坡集
公在開封常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為群婢
所殺事獄具輒為法官所駁或謂公欲寬
世儒夫婦上以詰公且曰此人倫大惡
毋縱有罪公對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

亦不敢喻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獄移大
理寺大理奏其妻毋緣大臣有請于公又
移御史臺自濠逵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
公曰使頌誣人死不可為若自誣雖重得
罪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誣詞也上閱
獄辭疑不直詔更劾實御史推窮乃大理
丞賈種民增損囚辭以為有請得其藁於
獄吏家於是種民抵罪而公得白願嘗因
人語及世儒帷箔事公應曰然以是為泄
獄情罷郡歸班墓誌

祖父知滄州陞辭 上曰朕每欲用卿輒爲
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
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偕行
上問卿母誰氏祖父對曰故龍圖閣直學
士陳從易之女 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
祖父對曰從易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久
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
見錢過嶺 仁宗皇帝聞之擢知制誥
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
之數竒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

屢形天語

談訓。又云初陳龍圖爲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賻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

祖父元豐中自滄州被召脩官制陞對曰

上曰更欲脩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
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
據朕欲成一書但患爾來脩書者遷延歲
月不肯早成然此書浩大以卿度之何時
可畢 祖父曰恐須一二年可矣 上喜
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賜
名華戎曾衛信錄奏篇上 上讀序引大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

訓談

文潞公嘗謂祖父今之魏相也所謂好觀漢

律令便宜章奏可以斷國論矣

訓談

公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倉法行吏無
所覲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
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
滯公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
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
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
服乃退其不服者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

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巡白都堂故

士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

狀行

公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

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錄新

舊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

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

條公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

述以已意反復言之

狀行

公自與聞國政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
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絕僥倖僭差之原

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每廟堂論議援古證今出入經史所未安者必力爭之毅然不可回公天資仁厚字量闊博喜愠不形於色事親孝睦九族以慈處朋友以義幼自偏束尤謹禮法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墮容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為寒素不若也自少所交皆當世賢傑及

登顯近務推挽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性酷嗜學晚歲彌甚自書契以來墳史所載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訓故文字無所不通不獨見於論議文章必欲驗之實事以扶助世教其於名理所造尤精詣所至為政務大體深戒虛名因時乘理而實利及下莫見其迹既去則人莫不思之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恩而怨讟亦不切

至焉

狀行

元祐中建請別製渾儀因命公提舉公既邃於律曆又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筭術有巧思奏用之且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收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

狀行

至和中文潞公為相嘗請建家廟事下太常公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

狀行

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公以謂勅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

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
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
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義衆論未定丞
相曾公問曰郭后是上元妃若祔廟則事
體重矣公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
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
言曾公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
後配祔之意公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
不爲逼矣曾公歎重久之後宋公敏求謂
公曰聞議郭后事引勅語此是先人宣獻

爲參政時自撰甚有微意云後有知禮者
當行之蓋當時有沮此議者非公莫能見

也然竟不行

狀行

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
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
封彌謄錄之法先行州縣使有司得專參
詳考察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又請每
歲放進士量留人數以廣制科遺逸之選
又謂尚書古之天臺朝廷萬事之本皆由
此出仁宗朝大臣嘗請移審官院歸吏

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刑院歸刑部庶稍近古制而當時議者不深惟其本苟憚興作遂不果行請先置朝臣兩負振舉綱維竝其整葺有緒然後議移審官等三院還省則南宮故事可舉而行一代典章於斯爲盛矣其後詔博士分經以三舍取士兼考行義又十餘年而官制行皆略如公言

狀行

嘗因對神宗從容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公言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義則喪服

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勅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而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也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

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眾子孫之法及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

狀行

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眾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故無恙

狀行

祖父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旨 宣仁 哲

宗有言或無對者祖父奏事 宣仁畢必

再稟 哲宗有宣諭必告諸公以聽聖語

哲宗蓋默識之後罷相周秩為御史嘗論

元祐執政至祖父 上曰蘇某知君臣之

義與它人不同

訓談

祖父在元祐間不取諸公太紛紛常云君長

誰任其咎耶

訓談

公前後歷典四選銓綜有條士無留滯有自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

服而去其脩敕令必本大體為侍讀多所
啓迪及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
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已理有
未當亦不苟從

墓誌

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
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
或謂其事迹書札具存可辨公笑曰吾豈
為是者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
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它
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

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狀行

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嘗問祖父曰公記之博
以至國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
術也祖父曰亦有一說某每以一歲中大
事為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
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其年有某事
某年立后若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
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後觀太史
公書是歲孔子生是歲孔子卒是歲齊桓
公會于葵丘是歲晉文公始霸之類恐亦

此意也元曰不然至於暗記經史哩詠詩
什以至士大夫家世伐閱名諱婚姻無遺
忘者又以何法乃真強記爾

談訓

祖父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躬佩服少
時聞計用章郎中爲吏以循良稱數典大
郡政績尤異因徃造請求異聞乃款語其
可紀者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
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
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
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

桑羊皇鑄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
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大矣
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
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
慾也

談訓

祖父又嘗言在江寧日揚告諫議謂吾曰嘗
愛韓非一言以謂土木偶人者耳鼻欲大
口目欲小此言可以諭大夫土木偶人而
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爲也鼻
大則可小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於

三思而熟慮也人皆以非爲刻薄此豈非
忠厚之言哉告又自云始以中行外郎爲
江東運副爲司長書押皆叩紙後有以前
行充者書押須移上始悔初之不三思也

訓談

舒信道元豐中自御史中丞銳於進取言事
多涉刻薄爲王和甫所繩除名紹聖復通
直郎知無爲軍或言其得罪深重不當叙
復改監中嶽廟祖父聞之曰士大夫立朝
當路一涉非義失人心則終躬遂廢如王

君貺未三十爲御史丞緣進奏院事終躬
輒軻不復大用陷於刻薄可不御名哉訓談

祖父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
反復條奏援引古今使上不忘弭兵息
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
所嚮則偏偏則爲患大矣當今守成之際
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治矣訓談

祖父嘗云吾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奏對
惟義理之言故歷仕四朝中間雖謫不愧
於觀過而神考以謂直久而自明也訓談

呂吉甫叅政事使其親友謂祖父曰子容吾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祖父

笑而不荅

談訓

祖父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包苴之饋也

祖父嘗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

談訓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之一

丞相劉忠肅公

公名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嘉祐中登進士甲科歷知冀州南宮縣江陵府觀察推官召試為館閣校勘擢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監察御史裏行責監衡州鹽倉簽書應天府判官事元豐初為開封府推官尚書禮部郎中右司郎中衝替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召為侍御史元祐元年為御史中丞拜尚書右丞歷

左丞中書門下侍郎六年拜右僕射以
觀文殿學士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落
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
居住四年責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薨年六十八

王荆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才任以不次元
公絳數以公為言荆公一見遂器重焉擢
為中書檢正居月餘默默非所好會除御
史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母為安居
計未及陞對首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

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願
寬州縣之罪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
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
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
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
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
顯責明廷奉無聚斂之意

門人劉仿王知
常撰次行實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公既對面賜
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上意嚮

納

劉大諫序公文集云
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

神宗面賜褒諭且問從學
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

獨學不識
安石也

因上疏極論其略曰君子小人之
分在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
嚮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
之心每在私後 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
而為煩擾 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
聚斂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
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
於無事之論彼以為此流俗此以彼為亂
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
為無能臣願 陛下虛心平聽御名重好惡

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
為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
志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御名重難進
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
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
後風俗一險阻平施設變化唯 陛下號
令之而已實行

公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略舉十害是時御
史中丞楊公繪亦上疏論新政并公章下
司農寺司農條件詰難劾繪與公險詖欺

言册八
十二之一
三
誕中有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
采士民之說敷告於陛下是臣之職也
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
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
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
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
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
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奏入不報公
謂主上天資英睿孜孜聽納而大臣輔
導之非是懷不能已明日復上疏曰陛下

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勵精以親庶
政天下未至於安治者誰致之耶陛下
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
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
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
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
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
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
水利也又淤田也又省併州縣也其議財
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

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獯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論定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

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居數日罷御史落館職政府擬竄嶺外

上不聽乃貶衡州公奏言上世葬將陵歲

有川患方護諸喪抵鄆州葬有日伏望寬

貸使臣葬畢奔赴貶所有旨聽許

行實○又聞見

錄曰楊元素為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言王荆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曾布曰請為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

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

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

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

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為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於是元素出知鄆州摯責監臨琥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公在南都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闕伯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為奏曰闕伯遷此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

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為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取勘

實行

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皇后以祖母共政見連歲水旱西邊未寧百姓勞弊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廢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勅中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為侍御史公自熙寧

以言去位踰十六年乃復任言責閱天下
事久思所以報稱於是上疏曰昔者周成
王幼冲踐阼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
仁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
奭馮元為侍講聽斷之暇召使入侍 陛
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淳
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
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
繼求治之志

實行

公又言諫官御史負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

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與言責臣請增

補臺諫並許言事

實行

神宗皇帝靈駕發引前夕山陵使蔡確不
入宿公彈劾其罪以聞不報確使回赴內
東門朝見訖即日視事公又奏確不引咎
自劾乞罷其政事以明典憲無何確上表
自陳其略云蓋嘗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
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
大意謂垂簾以來多所更改皆其建請公
以謂使確誠有是事不言於 先朝為不

忠之罪於今日為取容之計誠無是事則欺君莫大於此因上疏論其惡謂確當去其罪太略有十又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

臣體皆罷其位

行實

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人情病焉久未之改公上疏謂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而已先皇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

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恠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夫學政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夫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

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
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諸生不
許相見之禁聽其在學往還即有饋受自
依勅律其餘見行科條委奉監長貳與其
屬看詳增損著為定制

實行

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
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
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 上察其忠義誠
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

劉大諫撰
公文集序

諫官王覲論胡宗愈除右丞非是疏奏不已

二聖怒將重責宰相開陳不聽公復進說
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為
姦邪甘受之否公頓首謝曰 陛下審察
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朝廷顧大體
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 陛下逐諫官
而後進恐宗愈亦非所願文彥博曰劉摯
言是願賜聽覽遂免重責改職補外而已

實行

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
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

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
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
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而太
皇官家何所憂也行實
哲宗在講筵一日讀仁宗不避庚戌臨奠
張士遜侍讀說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
本朝角音火也故畏庚辛上顧問執政
果當避否公進曰陰陽拘忌之說聖人不
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

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
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
宜取法上深然之實行

公在中書一日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
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
尚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今封送
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
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
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令史任永
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姦弊

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
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丞
相專權很愎盡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
召永壽輩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
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
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
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
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明日呂相
袖藁厲色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
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等以勞進官

有差於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
時公已遷門下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
此皆被省者鼓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
遂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
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
引楊畏在言路諫官䟽其姦邪反覆章十
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洵洵交訐
其事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
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
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

日奏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
願賜骸骨避賢者路 上遣中使召公入
對 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
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公不
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
公繼為丞相不滿歲前日洵洵者在言路
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集序
選后未決簾中諭曰所選百餘家矣皆於陰
陽家不合獨一家可用復有二事未安一
事女是庶出二事嫡母悍妬女生三歲而

逐其所生母遂鞠於伯氏今以所生為父
母耶所養為父母耶或對曰女無出繼之
理當正其本生父母似無足疑若庶出則
國朝已有明德皇后故事公進曰以春秋
傳言之夫婦之子妾婦之子皆合備采擇
之數以禮言之則必著外祖官氏者明當
用嫡也况明德皇后乃 太宗在藩邸時
取以為妃非天子納后故事眾皆助公語
上深然之實行

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於治道朝廷賴之

及為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
於無過之地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
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
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
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
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荅論者謂元祐
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
者公為之首奏事 上前言直事核不為
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
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

亦為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
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
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試公不以久近區
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
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

集序

言者論公交通邢恕及章惇子牢籠小人為
異日計公心知為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
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
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朱光
庭駁奏謂劉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

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遂并罷知
亳州初邢恕謫官過京師以書抵公公荅
以手簡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會茹東濟
為排岸官其人數有求而公不與怨甚適
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中丞鄭雍侍御史
楊畏二人方論奏公未竟乃解釋其語繳
上之曰以俟休復者俟它日 太皇太后
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公之子游間一
到府第相見或隨眾客公亦見之故言者
謂公延見納預為牢籠以冀後福云

行實。又王彥

霖繫年錄云延和奏事密院再上因奏前日臣有短見
奏陳不知曾經覽否應曰見臣之區區不為一劉摯蘇
轍為 陛下惜腹心之人腹心之人難得去了一箇無
一箇諭曰劉摯垂簾之初黜有功排斥姦邪言事忠直
太皇心裏默重它只為邢恕過京通東及接見章惇子
弟當面問作來它皆言是曾樞密且道是一箇朝廷怪
責底人却與書東通消息送好心後不得余曰蔡確
發毒便劉摯分付右僕射與也牢籠不得應曰樞密道
底便是也蔡確便教做宰相也則牢籠不得余曰 陛
下既見得却教做宰相也牢籠不得如何尋常一箇東
帖可以牢籠願 陛下更加體照又諭曰 太皇亦不
深罪他也為它垂簾之初有功只為這件事到了不合
余曰此則誠是劉摯少思慮不將來做事却做尋常人
情事處來言事官未必皆忠直無心之人臣聞楊畏是
呂惠卿面上人簾中稍前再審再奏之因曰知它用意
在甚處但看去除 陛下腹心之義便是與姦邪開道
路也 陛下亦覺近來臺諫官莫太甚不便是臣等當
日言蔡確章惇亦不曾如此今劉摯有甚事怎消得恁
地逼逐願 陛下更加照
察且將此事更入思慮

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
不改平素淳靜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
家藏書多皆自讎校得善本或手鈔錄攷
攷無倦平居不親妻媵家事有無不以經
意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
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
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少好禮學講
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
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公文章雅
健清勁如其為人辭達而止不為長語表

章書疏未嘗假手

集序

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

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實行

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蘄州語諸

子曰

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

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

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

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

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

不聽水陸奔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

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
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
五十即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強無衰
悴之色

集序

公居新州數月得微疾自謂將終戒飭後事
精神不亂安卧而薨公既歿於嶺外所屬
為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
屬再徙佗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
雖公家亦不知也 今上登極大赦天下
公既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外然後

人稍知其事起於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
邢恕責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
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嘗彈罷其
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
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
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
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
意之地可為寒心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
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
以示蔡碩蔡渭渭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

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曾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聞猶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為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叙復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跂徑伏闕下上疏訴

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謬妄明白具以語跂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公歿後讒謗所坐皆得解釋渭今改名

懋云

集序○又行實云究治所問及甫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

執政五年而未作相必有怨望疑其事勢心意如此又問粉昆謂誰及甫對粉昆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兒也初議者傳聞及甫怨詈之語固知不實然謂為司馬昭必以呂丞相大防獨當國久或以為誇而及甫獄詞乃以指公又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為粉侯故王克臣緣子師約人稱為粉爹今韓嘉彦尚

主必以兄忠彥為粉昆而及甫乃指巖叟燾蓋及甫元祐末稍被進用呂丞相除為權侍郎心甚德之而忠彥是時雖罷樞府上眷未衰王梁或貶或死易以陵藉故及甫陰自移其初意委曲遷就獨指公及王梁人皆知其妄朝廷亦覺悟獄事遂緩

十二之二

樞密王公

公名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舉明經調真定府藥城縣主簿韓魏公留守北京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務知定州安喜縣哲宗登極除監察御史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侍御史出知齊州復召為起居舍人四年除中書舍人權吏部侍郎樞密都承旨知開封府六年拜樞密

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以端明殿學士
知鄭州徙河陽薨年五十一

嘉祐六年 仁宗患詞賦浸淫經術不明初

置明經科公年十八州舉省試御前皆第

一熙寧中韓忠獻公留守北京一見異之

辟以爲屬

張芸叟撰墓誌

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公

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

也卒不見

墓誌

除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得言事公以謂既

處言職不得不言入臺之次日即上書論

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

失民心且言河北推鹽之法尚行民受其

弊下貧不復得食因錄大名刻石 仁宗

詔書以進且言河北天下根本自 祖宗

以來推此以爲惠願復鹽法如故其後出

守齊州復請河北之法行之京東是時方

下詔求疾苦四方之人爭以其情赴愬所

由憚於省錄頗致壅塞公言不問則已言

則必行之不然四方之人必謂 陛下以

空言說之後有詔令孰肯取信

墓誌

裕陵復土使者還朝以定策自居公言

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

太皇

太后先定於中而渠敢貪天自言定策及

論執政有才輕行薄廉隅不脩好為俳諧

侵侮在位陰相交結共持威福者章十餘

上卒皆罷之

墓誌

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

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錄黃并

以諫職上疏既而命復下者再遂不由門

下省以出公請對言益切退就閣門復上

章論之繼降手詔俾速書讀中語甚峻公

持之愈急復上疏去臣為諫官既當言承

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

且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上章命竟寢

墓誌

又言三省胥徒歲累優秩月饗厚祿朝廷每

舉一事則論功計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

用之姑息相承以至於此望飭勵大臣杜

抑徼倖復講治平已前條格循用即詔近

臣裁為十七條今遵行之

墓誌

九月除侍御史左右正言久闕公上疏國朝

倣近古之制諫官置纔六人方之先王已

為少今復缺而不補臣所未喻豈以謂治

道已清而無事於言耶人材難稱不若虛

其位耶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詔

補諫臣無久虛其職

墓誌

公以起居舍人入侍邇英司馬康侍講洪範

至又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時

天子恭默思道敬

名御

未言公喜聞德音因

欲風諫退而上書曰陛下既能審而問

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

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三數雖

少推而擴之足以盡天下之要陛下誠

能用以脩已安人則堯舜三代之盛可坐

致也臣職備史官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

世墓誌

滕元發自太原易許昌公封還詞頭言進退

帥臣理當重

名御

今以走馬承受一言便易

邊帥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

任安邊之福命遂寢

墓誌

館伴大遼賀正旦使使者耶律寬求觀元會儀公曰此非夷狄所宜知止錄笏記與之

寬不敢求

墓誌

為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歲公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遂自草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為徼倖功賞之意其後終底緝寧

墓誌

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分左右廳二人共治一事每有異同或至累日不決官吏疲

於咨稟罪人困於留繫公至首立逐官分治之法人各自伸事以無壅遂著為令

墓誌

公常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為催法朝廷乃立定五年十料之令

墓誌

凡京城偷者所聚謂之大房多在僻遠每區容數十百人囊橐淵藪有不勝究者公密令掩捕毀徹隨情處決遂以無盜居民開戶而寢供備庫使曹讀以其物產貿易萬緡市僧替違逾年止輸其半讀盡力無可

字
賴一日開戶外有錢聲償數皆足讀怪念
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公治開
封不為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者而老
姦吏自然畏粟至不敢欺

六年二月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曲
謝延和 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材望故不
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 陛下聽政以來
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
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
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邪正難辨

辨之少差治亂所繫

繫年錄載此語甚詳又云
太母曰此事裏面常說與

官家只為官家未苦理會得
卿更說與官家因少進而西

又少進而西曰 陛

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
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
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
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
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 二聖
深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
用之說告 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
欲深誤 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

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
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
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
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
不察幸 陛下常用心於此邇英進讀
仁宗知人事公曰人主常欲虚心平意無
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
自然可見

墓誌

因侍講筵奏曰 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
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 陛下以讀書為

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
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
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四字
是積學之要願 陛下特留聖意應而退

繫年錄

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為境上之議既定時日
復多不至我去彼來數數勞苦公請預戒
邊臣一不至則勿復應自爾夏人來者未
嘗愆期

墓誌

同進呈熙河延安二捷報子由躡而前曰近

日邊奏稍頻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商量了當意在與之也徵仲曰不可國家歲以二十五萬銀絹賜與在西國當一百萬豈可受侵凌亦須恩威並行余曰形勢之地豈可輕議棄與不知與後保得後來不更要否簾中曰夷狄無厭劉相亦曰無厭余曰不可一向示弱師朴曰看道理如何遂下初蘭州界有質孤勝如兩堡自元祐講和畫界當在我地而西人力爭蓋兼形勢膏腴之利失

之則蘭州熙河遂危故以為不可棄獨延帥意在與之子由自執憲主延帥議故進

說如此

繫年錄○墓誌云二堡乃充國留屯之所

六年夏賊數萬寇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峽堡虜居人轉寇涇原及河外鄜府州衆至十萬熙帥范育偵伺夏人右廂種落大底趣河外三䟽請乘此進堡砦築龕谷勝姑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衆議未一或欲以七峽經毀之地皆與之公言甚力以為不可與賊計得行後患未已且損事

體取輕夷狄因請遣官諭熙帥即遣戶部
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
發軍馬支費錢糧帥司一切得從便宜不
必中覆定遠既成物論為當皆公之力也

墓誌

儲祥宮成

太皇太后諭曰

先帝以皇嗣

難立有此志願今太皇與皇帝出閣
中物營之以成先帝之志公進曰陛
下不煩官不勞民真盛德之美然自古
人君常以土木為戒此宮既成它日願勿

復為也宮成將肆赦公曰天禧中祥源成
治平中醴泉成皆無赦既對又曰古人至
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
治也

墓誌

時選后久未決一日奏事畢

太皇太后諭

執政曰今得狄諮女羊命似便然為是庶
出過房事須評議公進曰按禮經問名篇
女家荅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氏官諱不
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太皇太后深
以為然議遂寢既降制定選今皇后太

皇太后諭曰 皇帝選得賢后有內助之功不是小事公對曰內助雖是后事其如正家須在 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正當名御之於始 太皇太后以公言語上曰正家須在 皇帝如是者再既退公乃取歷代后事迹可以為法者成書一卷曰中宮懿範上之誌墓

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公曰凡言節用非謂偶節一事便能有濟要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誌墓

公內剛外和志其大而略其細或以不義加已不寘念也見欺君害民者雖前有鼎鑊必與之較故立朝廷進說無所回隱不卹已私其人居朝廷執政柄在人望風聽命之不暇公直前犯之雖司馬溫公亦為之言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而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然後已誌墓

公於學無所不窺詩易春秋皆有傳記漢唐諸史略舉成誦動數百言其為文閱深含

暢語省而理該尤深得制誥體然平居未嘗見露文采而矜知聞也

墓誌

彦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薦彦霖為屬韓康公代魏公欲留彦霖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它門也士君子稱之

聞見錄

十二之三

諫議劉公

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人中熙寧六年進士第歷洛州司法叅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哲宗即位除祕書省正字擢右正言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又遷左諫議大夫除中書舍人辭不拜以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崇福宮俄復除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出知真定府落職知南安軍改提舉洪州王隆觀南安軍

居住責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元符初移梅州徽宗即位移衡州尋改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未行除脩撰知鄆州待制知真定府罷知潞州落職知沂州貶信陽軍除名勒停送峽州編管久之提舉南京鴻慶宮復直龍圖閣宣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公儀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歇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性嚴毅雖家居無墮容子弟進見侍側

肅如也其孝悌忠信恭儉正直不好聲色不殖貨財誠心自然非勉強而行之也窮

經樂道至老不衰

言行錄

開府公與司馬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彫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何先

温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弗失終身
行之調洛州司法叅軍時吳守禮為河北
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
人告司戶賊汚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
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許尔有賊
本來按尔今劉司法言尔無之姑去於是
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
實有賊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温公教乎
後因讀揚子雲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
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

言行錄○又韓瓘所記談錄云公

曰先人與温公同年以其樂於教育故白公遣安世從學與公休同業九三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忻然告之無勸意九五年得一語曰誠安世請問其目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垢日之所行與尔所言自相掣肘予楯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又道護錄云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僕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頤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温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

曰獲從公遊舊矣温公曰非也光居間足

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

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言行錄○按文集有乞不就試狀云王景興師事揚

賜傳變以郡將堂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而
近世臣僚薦薦磨勘舉者亡沒亦皆報罷臣少學於
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既不能効古人之節去官
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以干榮進實所未安

自王荆公呂惠卿蔡確章惇繼踵執政幾二
十年士大夫多出其門布列內外任職之
人不與王呂則與蔡章在朝廷者十有五
六溫公當國姦邪小人惡其害已興訛造
訛更唱迭和會溫公遠薨善類自失朋邪
相慶意蔡章復用雖執政間亦多畏此二
人之險甚於虺蜴依違顧望中外憂之
宣仁后問呂申公孰爲司馬相公門下素

所厚善可爲臺諫者呂以公嘗爲溫公所

薦擢右正言

言行錄

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來

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

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

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

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疏太師平章

軍國重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

僕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固左丞

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

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
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
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言行錄
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論臺諫更疏論列已
而諫官王覲坐是罷斥於外然臺諫論之
不已皆不報中執法孫莘老御史楊康國
相繼辭去獨公與左司諫韓川同對宣
仁后因問近日差除如何公與川奏朝廷
用人皆協輿望唯是胡宗愈公議以為不
當即略陳宗愈罪狀宣仁后曰今且試

其所為公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
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眾
人之上則人無異論若執政之官陛下
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猷獻替動
皆中理固為盡善一有差失天下將有受
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宣
仁后嘉納退而又以劄子論宗愈向為蔡
確引用今又陰結惇確凡十二事章十餘
上皆留中而公論之不已又申三省乞請
章疏付外施行翌早三省奏事罷執政皆

退簾中有語曰右丞且住劉安世有章疏
言右丞右丞宜自爲去就宗愈遂罷

言行錄

章惇於崑山縣強市民田人戶經州縣監司
次第陳訴皆不敢受理又經戶部論訟復
不敢治御史臺亦不彈劾公累上疏不報
乃極論之曰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
謀蘊大奸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
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造起邊隙徼幸
富貴在 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
政蔡確引用再叨大任 陛下嗣位擢置

上樞而內懷姦謀沮毀聖政以至悖慢帷
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及以家難退歸里
閭而敢憑恃凶豪劫持州縣使無辜之民
流離失業乞特賜竄殛仍委臺臣置院推
劾其崑山蘇州及本路監司亦乞並行黜
責章四上朝廷令發運司體究詔贖銅十
斤公復爭之以謂所責太輕未厭公議况
惇與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
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爲四凶
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却欲

竄逐深恐無名且干繫官吏因惇致罪皆
處從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事理顛
錯亦已太甚况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別
籍異財事狀顯著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
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為大臣天下所望而
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
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
公卿伸於愚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
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

言行錄

李常始阿附王荊公故神宗嘗曰李常非

佳士屬者安石家居常求對極稱其賢以
為朝廷不可一日無安石寧可逐臣不可
罷安石既退更具以此言告安石以賣恩
當時已為清議所貶及元祐間為御史中
丞與侍御史盛陶陰庇姦慝緘默不言世
尤惡之公言常陶賦性柔邪秉心不一昔
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擢常為戶部
尚書以陶為考功郎官今並置丞雜阿諛
朋黨殊無公道蔡確猶在謫籍而為其弟
碩陳乞內徙又自請穎昌自便章惇強買

民田二人目覩其事終無一言如此者七
事疏方入未及行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
蔡確安州所為謗詩公即論奏曰確詩十
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指斥
乘輿情理切害犯大不敬借唐為諭謗訕
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
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
它日時事變易徼幸復用攄泄禍心此而
可捨國法廢矣與左諫議大夫梁燾對於
延和兩宮宣諭令具行遣比例條列密奏

即以宰相丁謂等貶崖州司戶條例以聞
初吳處厚繳進確詩李常以為不宜長此
風盛陶謂確卒無意公與燾并奏其罪請
俟蔡確事畢特行竄逐彭汝礪曾肇同在
中書為舍人亦皆極力救確公言上自執
政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
救齊奮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
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寒心
過為陛下之計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
分司南京而彭汝礪封還詞頭不肯草制

公與梁燾吳安詩同上疏力爭以爲責命
太輕未厭與議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
於是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
翟思監察御史趙挺之王彭年坐是同日
出臺中一空彭汝礪落職黜守偏州曾肇
亦罷斤外補

言行錄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
語言恐脅貴近爲中外憂公復言曰臣近
嘗進對論蔡確朋黨雖粗陳大旣未能盡
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臣聞蔡確章

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死
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寮
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
事在其掌握 聖上嗣位四人者以謂有定
策之功眩惑中外若不早爲辨正臣恐異
日必爲朝廷之患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
日 今上皇帝出見群臣都下喧傳以爲
盛事明年 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
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 先帝違豫嘉
歧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

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佑名御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

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

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羨仁孝發於天性遂

令草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

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

宅才告畢工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

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理

其事四也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

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伏望明詔執政及當時受

遺之臣同以親見策立今上事迹作為

金滕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本末著實

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

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

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姦豪屏息它

日無患由是三人亦皆得罪言行錄

始公論蔡確未行兩府中獨范丞相留身簾

前力解之時左丞王存已去行數步為范

十一之三
一言留之當時公嘗奏云伺候行遣蔡確
了日當節次劾奏奸黨乞賜竄逐至是乃
言之且言純仁爲樞密日因司馬光久在
病告遂以國用不足爲說乞依舊散青苗
息錢光聞其事力疾入見以死爭之又於
上前親自奏稟云不知是何姦邪之人勸
陛下復爲此事純仁汗顏畏縮不敢仰視
尋得聖旨盡令寢罷光謂臣曰純仁自爲
執政言行反覆陰懷碩望止爲全身之謀
以名取人其弊至如此以上皆光之語臣

不敢有一字增損純仁與存遂皆罷去
錄
行言

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時有詔權罷講筵久
之公偶爲家人崔乳母牙媪以謂無有詰
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
何敢尔妄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
此媪云內東門司開封府錄實預其事公
與府錄有契因折簡問之荅如所聞即上
疏面言迺者民間喧傳見求乳母臣謂
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未嘗輒信近日

傳者益衆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諫其
漸昔者帝堯惟以天下爲憂不敢以位爲
樂成湯不邇聲色萬世傳誦 皇帝陛下
不可以不勉 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也
願爲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間之燕頻御經
帷仍引近臣與之議論前古治亂之要當
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
所愛而忘其可戒則天下幸甚哲宗但俛
首不言 宣仁后曰此事無之恐卿誤聽
反覆良久公去臣請繼此復言明日兩府

奏事 宣仁后留呂丞相告之且云可諭

安世無再言呂曰臣忝備宰相無由與言
官相見若召至都堂恐駭人聽今給事中
范祖禹雅與安世厚善而臣與祖禹共事
於國史臣請退語祖禹以聖語諭安世

宣仁后曰善范過公所趣小吏白諫議朝
服聽宣諭公初唯唯而已徐曰醇甫居侍
從論思之地且職在勸講義當盡規柰何
反止同列耶於是醇甫退而亦論之公復
上疏言伏聞德音諭臣以所論後宮事實

未嘗有者稽首承命感抃交集臣歷觀前
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太
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源增益壽
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
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
而况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
勤積累之基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
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若
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
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

莫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御欲
增厚福基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宣仁
后初不知因公言始窮詰其事乃知崔乳
母者爲劉氏也后怒而撻之由是劉深
以望公其後專寵孟后幽廢正位中闈
是爲昭懷皇后

言行錄

自崇慶垂簾復祖宗舊政温公旣薨之後
荆公之徒多爲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
利脅之以禍無所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
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

平舊怨謂之調亭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
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熙豐舊
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言官必爭因以
逐之公言溫伯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
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
確爲之草制稱其有定策之功乞行罷黜
疏累上不報又於延和面對極言論難甚
久宣仁后曰卿等須體朝廷之意天下
事豈可盡由臺諫亦當出自宸衷公以義
理開陳退復論之凡六上章不報即引疾

在告陳乞宮觀尋除中書舍人公力辭門
下侍郎劉莘老亦奏溫伯實王安石黨人
梁燾朱光庭劉安世皆忠純諒直之臣中
外之情以其去任卜朝廷意向憂國之臣
無不疑懼兩宮復遣中使宣諭錫以珍
膳公請益堅乃除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
崇福宮

言行錄

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
急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

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
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
聽公退則咨嗟嘆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

上虎

言行錄

公曰安世作都承旨待制欲至梁門見一相
識呂微仲作左相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
歸府第遇之於塗余去蓆帽涼衫歛馬於
浚溝廟下既至遣人傳語相揖而過當時
若無所據則爲犯義微仲歸不下廳呼門
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

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
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微仲遂止然終
不樂范相之出由安世章疏已而復拜呂
相遂擬安世真定 宣仁難之呂云劉安
世曾言范純仁純仁今既復相宜少避之
宣仁曰今既不作言事官自不相妨其後
樞密院奏事 宣仁申前語韓師朴如呂
之對 宣仁曰如此正人宜且留 朝廷

遂輟

譚錄

元祐中詔議北郊典禮蘇子瞻主合祭之議

從之者五人余謂湏當分祭從者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復有一人欲上親祠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子瞻狀引昊天有成命詩以難分祭之議衆官憚子瞻之勢莫敢撓觸乃蒙見推因作前議以荅之既送同議官簽書遂致漏泄其徒馳告子瞻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荅莫若白子由亟令罷之子由時爲門下侍郎即日降

旨罷議竟不得上比觀蘭臺文選印行子瞻議狀盡非元奏之語深可駭異其禮部所議初甚平易後爲門人開說遂爲後狀以進亦但慮減損裡賜動軍中之情又謂合祭已久神祇所饗改之必有殃咎可爲寒心而已余隨其所論以理折之固無遺者今覽印本追記舊文十不存一懼後人不知本末因錄奏草於右使覽者得以推

見事實云

劉公北郊後序○劉公奏狀略云蘇軾謂合祭負丘於禮爲得不可復改臣

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踈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

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時日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媾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圓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鰯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邪抑二祭也若郊禋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

宣仁右晏駕呂丞相使陵下范丞相奏乞除執政即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温伯為尚書右丞時大臣卒用調亭之說遂有李

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黨屢見攻於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庭策進士李鄧撰策題歷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元豐舊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頃言蔡確落職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免遠竄乃深媿於公其後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時後不必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讎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

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
入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亭之說果
何益乎昔温公爲相日蓋知其後必有反
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猶恐
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以公
爲知言

言行錄

公度嶺北望中原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
荒且無兼侍恐一旦溘然爲慈親憂因憶
温公語云北人在瘴地唯絕嗜欲可以不
死自是遂絕寧之狀又談錄云公言其平日康

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
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
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
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
宵寐之變確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
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
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
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
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
伴客有至六七筵初無所苦書字幼服先人之訓先
工正書然後學行行已能草今人未終身未嘗草字
如未能坐立而使奔走也安有是理故終身未嘗草字
與人書尺至老未嘗使人輒代歲時家廟祭饗拜跪
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自由之以
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
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公言安世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言南方
地熱而酒性亦大熱本草所謂大海雖凍

而酒不冰今嶺南煙瘴之地而更加以酒
必大發疾故疾之狀使人遍身通黃此熱
之極也故余過嶺即斷酒雖遍歷水土惡
弱它人必死之地而余獨無恙今北歸已
十年矣未嘗一日患瘴者此其効也語錄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
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
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懸樹
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
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

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
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公門下士多
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
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聞見錄

惇卞用事所以殺公者百計皆不克然必欲
致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
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甲令所載稱遠惡
州軍者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
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皆謂公

爲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也或問何以至於此曰誠而已

言行錄

先是文及甫持喪在河陽邢恕在懷州及甫以劉丞相摯任中司日嘗彈罷其左司郎銜恕不已以書抵恕曰及改月遂除畢禫祭當外補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紹聖末蔡確子渭

受旨於翰林學士蔡京且迎合大臣乃上書引及甫書爲證訟劉丞相及公等誣陷其父謀危社稷朝廷駭之委京究問置獄於同文館遂逮及甫就吏及甫稱鷹揚謂其父潞公也當塗者謂劉摯也其徒實繁者謂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孫升韓川之類也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者緣摯竄斥頤命宰相蔡確是時國勢甚危疑摯有頃搖之心意在不測如司馬昭廢辱之事也粉昆朋類者粉謂王巖叟面如傅粉昆謂梁

燾燾字貺之以貺爲兄以兄爲昆也欲以
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者眇躬
謂主上摯旣懷無君之心有動搖不逞
之意前已甘心快意於蔡確輩今欲快意
於主上是欲以主上爲甘心快意之
地有憂國之心者爲可寒心也問有何照
據則曰先父屏人說來即無的確照據時
劉丞相王彥霖已物故然而其謀本出於
蔡京故京猶乞上殿親寫劄子爭論不已
三省言蔡京奏摯等逆心及甫言之於元

祐其事可信不誣在法九族當坐則其一
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
劉安世嘗論禁中雀乳母謂陛下已親
女寵又論不御經筵謂陛下已惑酒色
誣罔聖躬形於韋疏者果何心也今摯
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
臣不知其說也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
安世移梅州安置王巖叟朱光庭諸子並
勒停永不收叙公時執喪不候服闋赴貶
所

言行錄

公在貶所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
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
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
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
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
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
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
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
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
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

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
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
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
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
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
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
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
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
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
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

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言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言行錄

惇卞謀害公既不克是時昭懷寵冠六宮

隆祐幽廢惇乃以公頃論禁中產乳母事

媒孽之始鄰至完亦嘗諫立劉氏坐竄嶺

外至是詔應天少尹孫橐以檻車抵二公

貶所欲收以致京師至泗濱聞哲宗登

遐徽宗即位置郵走赦孫即聞於朝乃

不收

言行錄

曾子宣爲右相李邦直爲門下侍郎一時正

人皆爲所忌公帥真定呂子進帥高陽過

闕合入見緣公鄆帥謝章有曰志存許國

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
曾李覽之曰如此怎生屈摺遂不許入朝
韓丞相忠彥薦張芸叟爲大諫邦直出之
帥中山蔡京作相用范致虛諫疏曰河北
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公與張呂同日
報罷

言行錄

公知潞州部使者希蔡京旨治郡中事無巨
細皆詳考然終不得毫髮過雖往驛券
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服之公在南
京奉祠府尹因徧取宮觀寄居官白直曆

閱之或差禁卒或過其數至公獨無其持

身廉

御名如此譚錄

公曰安世初除諫官未敢拜命入與孃子謀
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誤除諫官這箇官
職不此閑慢差遣須與它朝廷理會事有
所觸犯禍出不測朝廷方以孝治天下如
以老母懇辭必無不可孃子曰不然諫官
是天子爭臣我見你爺要做不能得你是
何人蒙它朝廷有此除授你若果能補報
朝廷假使得罪我不選甚處隨你去但做

安世遂備禮辭免尋便供職三日朝廷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九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着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於其中間又遭先妣喪禍與兒子輩扶護靈柩盛夏跣足日行數十里脚底都穿破一日下程大底兒子悶絕于地後來究竟不起今只有老夫與兒子兩人在耳

道護錄

公曰今人咸言事已如此不可復理安世以

為甚易耳孟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非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實見天下有可為之理爾請言一事安世少時在開寶寺習省課潞公為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一事頗違當時朝廷之意召安世問之安世以實對已而問近有所聞否安世言昨有人相訪云王介甫求去甚堅恐相公代其任潞公曰安得有此譬如立大厦其匠擅其工斤斧紛然其大木截之令小小者

復碎之魯未就緒輒要主人辭去舊屋既
毀新材又壞後之人如何其可爲也余時
甚少氣頗銳應之曰安世雖晚進以理觀
之似未然潞公愕然曰何故安世曰今日
新政不知果順人之所欲爲人之利乎若
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興所利反掌之間
耳潞公默然它日見先人云嘗請令郎相
見其論甚堅正也

謹錄

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道
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贄二公子

瞻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
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子瞻遺
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
携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奏之以官至
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睿思殿參可
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
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爲正使師成令可
自京師來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
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
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

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
幾三十年未嘗曾有點墨與當朝權貴吾
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
荅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言行錄

公曰士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
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舊一擾擾如
一鼎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
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
此忝然未嘗經意昔溫公自陝論新法不
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充聚黨數

千橫行大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
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
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柰何公笑
而不荅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
學道以忠孝爲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
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譚錄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
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
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 祖
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

氏禍乃爲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已攬之庶幾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僕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若著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

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攬兩字賢可

記取極有意思

馬永卿
編語錄

先生因言及王荊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在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

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益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

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

此進言者之大戒

語錄

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

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

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

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

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停

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

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

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

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惠穆

公也

童蒙訓

器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叅
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
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
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
聞李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
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呂氏雜錄
胡程問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
道何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如意勘

安世有一同年宋若谷在洛州同官留意
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監司交薦其後
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
者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遍問
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說筆記之因以手指
畫膝上教程曰題云某日送到某人某事
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後行間相去可三
寸許以初訊問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
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狴犴既
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

耳獄貴初情此要道也

道護錄

與黃鏗用和小東云俞玘筆尚未蛀損但撚
心不正主鋒多偏傳毫太薄抑按無力此
其所短也又東云向者論俞玘筆病出於
偶然乃蒙閣下推之以及脩身之道何嗜
學之篤也抑公權謂心正則筆正亦有此
理苟知其要亦不必專守斯言也

道護錄後

公自宣和乙巳歲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
書問皆不啓封家事無巨細悉不問曰異
時吾死歛以時服柩中

御

無置一物於是

家人始爲公憂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
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
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
葬開封府祥符縣樂安鄉邊村之原楊中
立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燼唯玉搢紳
往往傳誦以爲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迹不
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
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
不見大聖及公沒者老士庶婦人女子持
薰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至填擁

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鑪於廳下
爭以香炷之香價踴貴後二年虜人驅墳
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
問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言行錄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
之真鐵漢不可及也

言行錄

